

美报报道《苏联催促进一步控制武器》

说苏联担心发展新式武器的军备竞赛会使苏依然只能是第二号强国

【本刊讯】美国《巴尔的摩太阳报》六月二十一日刊登该报记者迈克尔·帕克斯发自莫斯科的一篇报道，题为《苏联催促进一步控制武器》，摘要如下：苏联现在除了它目前同美国就达成一项限制两个超级大国战略武库的新条约进行的谈判之外，还越来越指望能够在将来达成禁止发展新武器来控制军备竞赛的协议。

莫斯科现在正在拟订一项建议，这项建议或许在今秋的一次最高级会议上提交给华盛顿，以便作为苏联重要外交倡议行动的开始。

克里姆林宫主要考虑的事情似乎是，由于技术上的迅速进展，重要的武器控制协议越来越快地变得过时了，同时苏联或许还担心，如果军备竞赛的这个方面不能迅速得到制止的话，那么苏联将依然只能是第二号强国。

苏联共产党领导人勃列日涅夫上周表示了

这样的担心，即科学和技术的新发展带来了“将会创造出甚至比核武器更可怕的武器的严重危险”。

他呼吁美国和苏联带头禁止发展这种毁灭性的武器。

克里姆林宫主要的政治评论员茹科夫称勃列日涅夫的此项呼吁是“一项新的、极为重要的建议”，它将呼出“制止军备竞赛”的口号，发动“一场新的、规模非常浩大的和平攻势运动”。

茹科夫十九日在共产党报纸《真理报》上著文时表示，克里姆林宫希望预定今秋在华盛顿举行的苏美最高级会议期间能够采取导致达成这样一项协议的初步步骤。

据苏联人士说，莫斯科正力图使勃列日涅夫的建议作为最后文件提交给下一次最高级会议讨论，莫斯科还希望两位领导人能一致同意作出总的原则声明，然后再经过具体的谈判达

成一项固定的条约。

这些人士说，莫斯科认为，其他的国家也将在这项条约上签字，亦如它们以前在两个超级大国制订的限制武器协议上签字一样。

缔结限制美苏战略武库的新的美苏条约已提上华盛顿最高级会议的议程，茹科夫指出了莫斯科对这一协定的重视。

据消息灵通的苏联人士说，在把勃列日涅夫和福特总统去年十一月在符拉迪沃斯托克达成的这项新协定的原则变成具体形式时出现了相当多的困难，而这些困难是苏联新近呼吁遏

德新社报道美发射一颗试验性侦察卫星 这颗卫星将停在苏联和中国的上空

【德新社华盛顿六月十八日电】据非官方人士说，美国空军今天发射一颗试验性侦察卫星，这颗卫星将停在苏联和中国上空。他们说，这是一颗

重要事实。

在苏联看来，这些限制武器的会谈之所以变得复杂了，主要是由于两国加速发展新武器和改进旧武器，而其速度是去年没有充分预见到的，或者没有意识到的。

目前关于进一步限制战略武库的谈判大大地复杂化了，原因是诸如飞机式导弹、经过加添燃料能够变成远程轰炸机的新式中程轰炸机以及带有更大弹头的洲际导弹之类武器有了进一步的发展或部署。上述每一种武器都可以大大改变符拉迪沃斯托克协定所设想的战略均势。

美国《呼声》月刊文章

《各地团结委员会随着工人开展反击斗争而日益壮大》

【本刊讯】美国《呼声》月刊六月份一期刊登一篇文章，题目是《各地团结委员会随着工人开展反击斗争而日益壮大》，摘要如下：

工人反对资本家加强压迫的群众性斗争正以我国自三十年代以来所未有的规模不断发展。他们通过罢工、游行示威和组织起来的方式，来对抗政府及其华尔街支持者把危机转嫁给工人所作的努力。

各工厂、团体和一切有工人的地方的共产党人组织和革命者组织在组织这一反击斗争中发挥了领导作用。反击斗争的范围涉及工人阶级斗争的所有方面。

在一些没有组织起来的工厂中——那里的工人多次遭到最严重的压制——已经普遍开展了组织活动。没有参加工会的工人们不顾公司和政府加强干扰和压制以及目前许多国际工会领导机构的不支持政策而逐步组织起来。

在工会内部，普通工人直接反对目前工会的错误领导所执行的阶级合作政策的群众性运动正在开展。在左派的领导下建立了工人委员会，这些工人委员会不是选举机器，也不是用以取代工会的一些组织，它们是用来向反动分子夺取工会领导权并使工会直接为工人谋求政治和经济利益的一种组织形式。

在工人阶级和少数民族中，成千上万的工人正在团结起来向生活水平的加剧恶化作斗争，即向逐出住房、驱逐出境、取消福利待遇和警察镇压作斗争。建立了黑人巡逻队和亚特兰大州重建佩里家园委员会这样一些组织，以便一个街区一个街区地组织就业的工人和失业工人。

统治阶级的进攻和它所引起的反击的迅速加强，要求各民族工人实现最大程度的团结，要求就业工人和失业工人实现最大程度的团结。十月同盟在全国发起组织的工人团结委员会就是体现

这一团结的一种形式。在“让我们马上得到工作或收入”、“停止侵犯少数民族和妇女的民权利”和“要工作，不要战争，要求老板拿出钱来”的旗帜下，各地团结委员会正在成为工人阶级开展还击的组织中心。这些团结委员会是作为广泛的群众性的民主组织而建立的，通过它们可以使就业工人和失业工人在反对他们所受的经济剥削和政治压迫的共同斗争中团结起来。

已经有十五个城市建立了全市性的工人团结委员会。虽然这些组织还很年轻，还处于形成阶段，但是它们已经被公认为组织良好的战斗组织。在亚特兰大州，亚特兰大工人反击委员会的会员已经迅速增加到六十人，它还有几百名支持者。

原来只在失业和福利机构范围内定期进行组织工作的芝加哥工人团结委员会，最近也在反击法西斯对全国少数民族的进攻方面为各地团结委员会树立了良好的榜样。

在丹佛市，一年多以前建立了科罗拉多工人团结组织。从那时起，这个组织就在反击对工人阶级的进攻方面提出了积极的要求和开展了积极的斗争。科罗拉多工人团结组织从一开始就在工会中进行工作，它曾经支持过好几次地方性罢工和全国性的抵制活动。

在西海岸，团结委员会致力于把失业工人的斗争同组织没有参加组织的工人的斗争结合起来。洛杉矶劳工团结组织发动了对洛杉矶高潮工厂中的组织工作的支持（这家工厂是一家服装工厂，里面有大量的墨西哥裔工人和墨西哥工人）。政府通过把许多组织者和工会会员驱逐出境的办法对组织工人的活动进行了破坏。

【美联社内华达州默库里六月十八日电】（记者：迈克尔·米切尔）美国内华达试验场负责人今天说，美国预料到一项禁止试验条约即将生效，因此正在加紧试验爆炸力强大的核装置。

马伦·盖茨说，在禁止核试验条约——如果国会加以批准的话——于明年生效之前，将在今后数月内进行几次爆炸力强大的核试验。

这几次核试验的爆炸力都在二十万吨到一百万吨的范围之内，至少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最后几天内摧毁广岛的那颗有二万吨爆炸力的原子弹的十倍。

盖茨说，增加试验活动将只包括那些目前已在准备进行的计划，但是他说，爆炸力很强的试验将比原计划提前举行。

盖茨坚持说，没有因为这项条约将生效而赶紧拟订新计划。但是他说：“坦率地说，有些爆炸力强的核试验将放在其他爆炸力较小的核试验之前进行”。

盖茨没有透露在今后数月内进行试验的实际次数。

【美联社内华达州默库里六月十九日电】爆炸力至少比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把广岛化为废墟的原子弹大十倍的一枚核装置，于今天黎明后不久，在内华达州沙漠地下爆炸，拉斯维加斯有轻微震动的感觉。

能源研究和发展署的一位发言人说，今天在内华达州南部沙漠地下近三千英尺爆炸的这枚装置的爆炸力的当量为二十万吨到一百万吨。使广岛遭到破坏的那颗原子弹是二万吨。

这位发言人说，这次试验是所宣布的今年在这个试验场进行的第九次爆炸。有些试验是没有宣布的。

美国内华达试验场负责人说 美将在美苏禁止核试验条约生效前加紧核试验

在海湾地区，奥克兰和海沃德两地的反饥饿委员会积极组织工厂工人、领取失业救济的工人以及象参加通用汽车公司和弗里蒙特公司

的坚持委员会这样一些组织的工人，一道支持“让我们马上得到工作或收入”的活动。这些反饥饿委员会还对托尔蒂卡工厂举行的一次争取提高工资和改善工作条件的罢工给予了积极的支持。

各地团结委员会都参加了“五一”节的活动。“五一”节的活动标志着一些比较有经验的团结委员会的工作已经达到了新的高度，同时标志着刚刚建立起来的一些团结委员会已经开始进行工作。

各地团结委员会都同十月同盟和其他力量一道提出下述的要求——“工人和所有被压迫民族联合起来”，“叫富人拿出钱来”，“美国从印度支那滚出去”，“让我们马上得到工作或收入”，“保卫被压迫民族和妇女的民权利”。为纪念这个光辉的工人节日举行了一些生动活泼的活动和有教育意义的集会，其中有些活动和集会是由团结委员会发起的。

最近，当美国试图利用扣留“马亚克斯号”事件在柬埔寨挑起战争的时候，团结委员会同其他反帝力量一道支持了柬埔寨人民反对美国侵略的正义行动。

全国大多数团结委员会都是由十月同盟建立的。团结委员会是进行社会主义宣传鼓动的一个重要阵地。

我们在组织反击方面的工作清楚地表明，必须建立一个新的共产党以便对群众斗争实行革命的领导。当这个党还没有完全建立起来的时候，我们不能等待，不能等到它建立起来以后才来进行反击斗争。十月同盟十分强调考虑群众面临的政治、经济问题，组织工人阶级对危机进行反击，并在激烈的斗争过程中建党。

【本刊讯】日本《现代亚洲》半月刊五月十五日号刊登一篇报道，标题是《苏联正在亚洲干什么？——新加坡》，摘要如下：

苏联在一九六八年六月和新加坡建交以后，看中新加坡在地理上具有的重要性，进一步极其热心地展开了接近活动。

对苏联说来，新加坡的地理重要性在哪里呢？

第一、靠近和西伯利亚相对的印度洋（中间隔着中国），位于苏联和美国在印度洋争霸时以符拉迪沃斯托克（即海参崴）为基地的苏联太平洋舰队由太平洋向印度洋扩张的出入口。

第二、对于苏联花气力推进“亚洲集体安全保障体制”来说，位于亚洲的交通十字路口的新加坡在外交宣传方面是重要的地方。

第三、企图利用并扩大最近资本主义世界的经济危机的苏联，在金融方面使用了莫斯科人民银行的派出机构；可是，亚洲的流通、金融中心之一的新加坡在这方面也能够成为一个据点。

怀着这种意图的苏联，接近新加坡的目的就在于反对中国，阻挡中国的影响，在亚洲、太平洋地区同过去就已扩张进来的美国争霸。

但是，苏联赤裸裸的扩张行径已被这个地区各国人民看穿，就象从前美国的行径被看穿一样；在新加坡，一九七三年八月，苏联的间谍也被揭露了。从那以后有所收敛的苏联，从一九七四年下半年起一面散布甜言蜜语，同时再次对新加坡频繁地展开了接触行动；这已引起新加坡人民的严重警惕。

一九六八年是一个转折点 首先，把一九六八年以后苏联和新加坡的主要关系整理如下：

一九六八年初设立的苏联和新加坡的合办海运公司从一九七三年底起开辟新航线，连结东南亚的重要港口，甚至从美国的西海岸延伸到加拿大。进出新加坡的苏联船只据认为达到每月大约六十艘。

菲律宾国防部长谈菲共最近活动情况

【本刊讯】菲律宾《东方日报》六月二十一日刊登一则消息，摘要如下：

国防部长恩里莱昨天称，南部的脱离主义运动、新人民军和菲共产党的复活，仍然是威胁本国安全的三个主要因素。

国防部长在菲农村旅社各部主任协会举行第十三届常年会议中，呼吁政府继续合作解决此问题，以达到稳定和生存。

他揭露新人民军还非常活跃，并力求恢复其于军法统治后所遭受的庞大损失。

恩里莱综述新人民军和菲共产党目前的目标如下：（一）扩展和巩固组织、人力和后勤；（二）实行地下活动的方法；（三）分散党员至各地区，参加农村的新人民军组织；（四）与一切反对政府的分子，结成一个更广泛的民族统一阵线；（五）与南部的脱离主义活动联络，进行其武装斗争。

该叛乱活动的组织行动，显示他们重视以农村为其武装斗争之基地和分散党务的行政。· 他对该颠覆分子进行其事务的日益复杂，提出

警告，而强调人民必须继续提高警惕。他称，政府已授予法律执行者最有效的措施和权力，对付叛乱分子和犯罪分子。他援引据他所称的生长基础时说，它乃是

英报报道《缅甸军队向叛乱分子进攻》

【本刊讯】英国《每日电讯报》六月二十一日刊登布鲁斯·劳登从曼谷发出的一篇报道，题为《缅甸军队向叛乱分子进攻》，摘要如下：

据报道，缅甸军队昨天向缅泰边界附近的一万人的克伦族民族解

恢复纷乱和无政府状态的预备条件。他强调称：“政府和人民必须对萌复旧态的堕落和引致本国日趋衰弱的条件和制度提高警惕。”

他呼吁必须继续加强力量重视秩序，自力更生和与各方面，尤其在公务方面的更紧密的联络。

放阵线的军队发动了大规模的攻势。

但是，克伦族民族解放军司令波妙将军说，缅甸军的攻势“并不构成重大的威胁”。他说，他的久经战斗锻炼的二十二个营已经摆开阵势，准备打退主要从曼德勒派到这个地区来的缅甸军队。

克伦人是在沿泰国边界一带的边境地区人数占优势的种族。那一带有三百多万克伦人。他们是缅甸主要的少数民族之一。

有消息说，缅甸这次攻势看来是十三年来那里发动的最大的攻势，其目的可能是为了要把新的统一阵线对仰光当局可能证明是严重的挑战掐死在萌芽状态中。

次记者招待会上作出披露的。他指出，泰国和

马来西亚当局现已相信，两国境内的共产党恐怖分子的颠覆与渗透行动将会在泰国南部泰马边境一带加紧进行。

有鉴于此，他指出，两国政府经已决定进行一项迅速的策划工作，拟定新策划和行动去应付此种紧急局势。

日刊报道《苏联正在亚洲干什么？——新加坡》

（大约两星期）。

十一月七日 苏联和新加坡缔结文化协定。

十一月二十日 苏联足球队访问新加坡，然后去泰国。

十二月二十八日 苏联体操队访问新加坡三天。

渗透活动的基地——新加坡 位于克拉尼路头等地段的新的苏联大使馆最重要的人物是乌克兰人瓦连京·帕先切克，他的职位仅次于大使。他在中国住过五六年，是一个自己和旁人都认为是专家的中国问题专家。

在活动积极但不冒尖的新闻报道人员中，包括塔斯社、新闻社以及全苏无线电和电视广播委员会的代表。这些人员的大半是由新闻社的尤里·B·萨本科夫率领的职业中国问题研究者。这个人是个很活跃的社交家，会漂亮地说一口标准中国话。他的任务中也包括继续检查公开地亲北京的中文报纸。

到了一个捉摸不透的人物 “新加坡、苏联海运公司”在一九六八年初设立，当初派进来两个苏联人搞经营管理。这两个人是总经理尤里·比尤斯金和董事伊戈尔·卡什尼科夫。后来不久，新加坡的前新闻记者林明治设立一个叫做“三合公司”的公司，自任专务董事。它和“新苏海运公司”之间签订了从事新加坡港的装卸作业的合同，生意好象做得挺兴隆。林不久就买下了一座五万美元的公馆，坐上了带司机的本茨卧车。

一九七三年八月七日，林被捕，根据国家保安法，至今仍被拘留而没有审判。警察当局的声明断定他“进行了通过自己的事业为外国的情报组织利益服务的活动”，却完全没有谈到他和苏联的关系。但是，治安当局非常明确地讲林是苏联的间谍。显然他利用在这整个领土里活动的机会搜集并通报了关于中国的情报，作为间谍被采用了。

【路透社新德里六月二十三日电】印度反对党领导人发誓要继续进行斗争，以使英迪拉·甘地总理辞职。

反对党领导人昨天在这里举行的大规模的公众集会上说，这场斗争将在全国继续展开，而不理睬最高法院将于今天开庭审理甘地夫人的上诉。

大约有两万五千人在绵延不断的细雨中坐了三个小时，倾听主要是右翼的几个反对党领导人的讲话，他们要求根据法律上和道义上的理由把甘地总理赶下台。当一九六九年被甘地夫人解除职务的前副总理莫拉尔吉·德赛在集会结束时宣布，不管官司打得怎样，斗争将继续下去时，群众挥手并高呼口号表示赞成。

自从高等法院作出判决以来，反对派国大党主席阿索卡·梅达指责说，这个国家的整个行政机构都被用来支持甘地夫人。政府被当作个别人的私人财产。

社会党议员马杜·利马耶说，国大党的口号“英迪拉就是印度，印度就是英迪拉”是对印度人民的才华和印度的民主的极大的侮辱。

印度教民族主义的人民同盟领导人马尔豪特拉说，那种认为没有甘地夫人印度就会垮台的说法是可笑的。

【美联社新德里六月二十二日电】英·甘地总理在提出上诉的同时，将在明天要求最高法院让她继续担任印度政府的总理。根据向这家法院提出的文件，她的主要的论点是，如果她不得不在上诉期间辞职，她本人和“整个国家”将遭受“严重的困难和不可弥补的损失”。

纳拉因提出的反申诉，对总理暗示她对于国家来说是不可缺少的这一论点提出了反驳。

英·甘地要求最高法院让她继续任职 纳拉因对此提出反申诉

印反对党举行大规模集会要求英·甘地下台

【本刊讯】新加坡《星洲日报》六月二十日刊登一则吉隆坡消息，摘要如下：

马来西亚内政部长加扎利·沙菲今午披露，当局经已拥有证据证明泰国境内的共产党恐怖集团和马来西亚境内之所谓马来亚共产党已进行更大的勾结与串通。他说，这个恐怖活

马来西亚内政部长说

马共和泰共“已进行更大的勾结与串通”

动组织不但在财务方面集合他们的资力，同时，马共产党也为泰国恐怖集团提供人材的训练。

加扎利·沙菲今日下午是在曼谷出席第二十届普通边境委员会会议后，飞返此间马来西亚皇家空军基地的一

【本刊讯】日本《现代亚洲》半月刊六月一日一期刊登一篇文章，题目是《苏联社会帝国主义在日本干了些什么？》，摘要如下：

苏联社会帝国主义以“研究家”、“记者”等名目向日本派遣了很多搜集情报、搞宣传活动的人员。他们表面以“学术研究”伪装起来，巧妙地接近日本各种行业的研究家。

特别是自去年十一月在日中政府间开始缔结日中和平友好条约谈判以来，他们的活动更加活跃了。

苏联活动的目的和特征可归纳如下：

(1) 集中力量阻碍缔结日中和平友好条约，特别是死死抓住“反对霸权”条款不放；

(2) 注视日美关系的变化，企图离间日美关系，自己取代美国，对日本施加影响；

(3) 接触的对象不止是亲苏派，还选择所谓“对日本政治能施加影响的人物”（其中包括很多“台湾帮”），使用“胡萝卜加大棒”的手法；

(4) 不是说明论点，而是散布谣言，炫耀在日本周围的军事力量，企图迫使对方接受要求，以这种强迫外交为主要手段。

但是，苏联的这些手法，已被有心的研究家、记者以及为日本垄

日《现代亚洲》文章《苏联社会帝国主义在日本干了些什么？》

断资产阶级服务的很多官僚、文人彻底看穿了，露出了破绽。

那么，苏联社会帝国主义为破坏日中友好和日美关系究竟以怎样的卑劣手法在日本进行策动呢？让我们介绍几件具体的事例。

死皮赖脸地叮问日美关系的变化 三月，名为苏联科学院远东研究所美国问题专家的某氏来日本访问。三月十七日在东京学士会馆，有东海大学副教授藤卷新平以及防卫研究所研究员、防卫大学教授和其他方面人士与这位来访者进行了座谈。苏联方面就最近日美关系问题，蓄意扩大日美间的矛盾，仅在这点上的提问就有六项，譬如说：

一、有消息说，美国支持东南亚的反日运动，不会因此而使日美关系发生变化或受到影响吗？

二、日美安全保障条约由于日中、中美关系的变化，其性质没有发生变化吗？

诽谤霸权条款 四月十九日，苏联科学院的扎内金等人在东京都的饭店与安全保障问题研究会的末次一郎（健青会顾问）、久住忠男（军事评论家、军事研

究所所长）等进行了座谈。

据说，座谈的内容是如何看待正在发生变化的亚洲。但是，苏联方面却提出了日中和平友好条约问题，激烈批评霸权条款，强调中国的“潜在威胁”，并说“日本对此应该警惕，中国在尖阁群岛可能也会象在西沙群岛那样使用武力”，中伤日中友好，直截了当地表现出与中国敌对。

日本方面有一位参加座谈的人士对苏方提出质问：“苏联对日本存在着现实的威胁，在礼文岛不是恣意侵犯日本领空吗？在日本近海不是出动渔船和海军进行演习吗？这难道不是谋求霸权的行径吗？”苏联方面回答说：“礼文岛之事我们不知道，我们是历史学家，除此之外的问题我们不能回答。”使日方出席座谈的正直之士感到失望和愤怒。

以“学究”的伪装接近日本人 以前我们就指出过，苏联外交工作的手，披着“学究”的外衣，重视言论和宣传工作。

在这里我们介绍一个四十三岁的苏联人，他的名字叫诺达里·亚

历山大罗维奇·西莫尼亚。他满脸堆笑，以蹩脚的日语说“谢谢”，现在正在东京到处游说。

他毕业于苏联国际关系大学中国科和研究学校。有经济学博士和历史学博士的头衔，任苏联科学院远东研究所所长。有与日本和欧美资本主义世界头衔“尊贵”的研究家们广泛接触的经历。专门研究民族解放运动的经济、政治等问题。他的著作有：《东南亚的华侨》（英文，一九六一年在美国出版）、《印度尼西亚的资产阶级的形成》（莫斯科，一九六四年出版）；《民族解放革命的特征》。自己吹嘘还有很多其他论文。现在他已经出入于东京大学卫藤沈吉的家里。

这样看来，他作为苏修所谓的“民族解放的天然朋友”的理论家，或者作为对国际关系问题“详尽”的研究家，最近专心致志地进行活动也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在这些活动中也给他配有明里暗里帮助他活动的各种各样的“适当角色”。

（日本）《社会党月刊》（一九七五年五

月号）刊登了西莫尼亚题为《苏联与“第三世界”》的文章。文章以“几种势力”的说法中伤中国的自力更生路线和第三世界的斗争，鼓吹苏联的“亚安体系”。然而，关于苏联曾如何对待第三世界的民族解放斗争的问题，尽管西莫尼亚拼命地写什么“苏联始终全面援助”、“苏联的外交战略是一贯的”等等，但它究竟是什么样的“全面援助”和怎样的“一贯”，只要看一下苏联与柬埔寨朗诺反动“政权”直到最后还打得火热，问题就一目了然了。我们对事物的判断，不是听其言，而必须观其行。

日本《每日新闻》报道

《秋明油田开发计划已经自行消灭》

【本刊讯】日本《每日新闻》六月十二日以《秋明油田开发计划已经自行消灭》为题报道：

我国财界与苏联方面一直在进行研究的开发秋明油田计划，事实上已经放弃，这是肯定无疑的。过去积极主张推行这一计划的日本精工公司会长今里广记也说：“这一计划已经消失。即使日苏之间讲好

最近，这位苏联人寻求门路与研究发展中国家问题的大学教授和研究家接触，到处散布这种论调：

“日本难道不是在台湾有很多民间投资吗？不能抛弃台湾。从地理上看，日本的很多船只就在台湾旁边过，并且在日本的战略上也是要地。我也劝告亲华的日本人。”

鼓吹此种论调的不止西莫尼亚一人。据香港发行的《七十年代》杂志一九七五年二月号报道，也有同类的苏联人对华盛顿国务院的高级官员和报纸评论家进行游说：“美国不能抛弃台湾。美国防线退到夏威夷，大概也会给日本友邦造成经济运输困难。”西莫尼亚的言行与在华盛顿某苏联人的言行如出一辙。

了条件，也不会恢复”。一直研究了五年的这一计划，已完全自行消灭。

由于中东战争的突然爆发，世界的石油形势发生了变化，美、苏、中三国围绕着日本的关系也发生了重大变化。因此，开发秋明油田问题，不仅是经济问题，而且还一直与政治、外交和防卫问题等微妙地纠缠在一起。

合奏音乐中使用了钢盘。

在中国音乐发展的长期过程中，中国音乐家对各种已知的技巧进行了大量的实验，他们对在俯拾皆是任何东西中寻找悦耳音响源泉的倾向并非是不熟悉的。

我们看到正是这类经验反映在中国人所表演的每个节目中。

他们的绝妙时刻是在舞蹈演员劈叉跳跃穿过舞台的时候，从喇叭（中国的一种喇叭）中发出了类似鸟叫的声音以及在两英寸长的竹笛中吹出了一首活跃的民歌。

在访问者离开特立尼达和多巴哥以后，毫无疑问我们对中国人的形象将大大地扩大。我们将记住他们，因为他们在我们往往作为我们掌握的领域而引以自豪的方面——节奏、定时、精确、敲鼓和惊人的舞蹈设计——是精通的。

圭亚那《写真报》文章《中国人胜过钢鼓乐队》

【本刊讯】圭亚那《写真报》五月二十一日刊登一篇文章，题为《中国人胜过钢鼓乐队》，全文如下：

目前正在访问圭亚那的中国艺术团星期一（五月十九日）晚在皇后学院的大型彩排，引起了一千多名圭亚那人的大轰动，当时他们演奏了三首著名的圭亚那歌曲，其中之一是一首钢鼓曲——一首兵役歌《我希望去建设》。

当四名中国演员带着盘乐器在别人的弦乐和管乐伴奏下在舞台上表演时，观众欣喜若狂。

当大家以为这就是演奏本地歌曲的结束时，却还为他们准备了别的东西。当刘德海用“琵琶”（一种弦乐器，类似曼多林）演奏时，众多的观众中又爆发了雷鸣般的掌声。他娴熟地演奏了常绿的《上德梅拉拉之路》。

之后，又出现了轰动的时刻。当女高音朱逢博演唱已故的罗德韦作曲的非常可爱的歌曲《啊，美丽的圭亚那！》时，引起了持续近五分钟的震耳欲聋的掌声。

然而，虽然这三个当地节目特别吸引人，但它们并没有减损艺术团演出的其它节目的魅力。表现了他们的鉴赏力的观众一再要求重演。

舞蹈演员动作的精确、音乐家和歌唱家表演各种不同节目时的自如轻松，也扣人心弦。

这些特邀者简直是在眼花缭乱中离开的，因为该团以其歌舞方面的多才多艺而使他们大为高兴，这些歌舞突出地说明了中国革命和争取自由的斗争。

《特立尼达卫报》文章《中国人赋予钢盘音乐以新的地位》

【本刊讯】特立尼达和多巴哥《特立尼达卫报》五月十六日刊登马里利恩·琼斯的一篇文章，题为《中国人赋予钢盘音乐以新的地位》，摘要如下：

中国艺术团在这里上演的歌舞节目是成功的，且不说当地观众对中国革命同情与否。

他们的演出尽管有点象是输出毛主席的文化和土地的改革，而且在说明中国一九四九年后的革命成就方面决不是难以捉摸的，但是，这次演出获得了当地观众的很高评价，是在一个完全不同的方面——即这个艺术团所表演的节目的卓越艺术水平。

这次演出是激动人心的，并有许多意外的事——没有预料到在节目单中会有钢鼓音乐，唱了当地民歌和一位音

乐钢琴家改编了斯帕罗的《燃烧的树林》。

中国艺术团最使我吃惊的是该团成员的谦虚。在星期三（七日）晚上彩排之后，演员们受到了热烈的赞扬，而他们则表示有礼、感谢、高兴和谦逊。

该艺术团的译员资中筠小姐说：“谢谢你们，可是我们还有缺点。我们还有很多东西需要学习。”

这是中国艺术家们的一次巧妙的外交表演，这就是在他们介绍西方人很不熟悉的他们的音乐形式和乐器的方式，以及他们大胆和有能力的演奏我们的民歌、卡利普索和钢盘音乐这种对东道主的态度方面。

敲打这种盘确实是很惊人的，第一次演出后我和资小姐讨论这次

演奏时，很难说谁表现得更感意外一些，是她还是我。使我感到意外的是我惊异这些音乐家们竟然在几天内学会了演奏钢盘乐器的技巧，而我则对她透露的下述情况感到意外：这些音乐家们仅仅是在他们住进查加卡巴纳旅馆两天之前才首次尝试盘乐器。

实际上中国艺术团所做的工作是赋予了钢盘音乐和卡利普索音乐新的地位。

音乐会钢琴家殷诚忠表明了他（象吉恩·劳伦斯那样）认识斯帕罗的《燃烧的树林》旋律的特点，另外他的巧妙处理给人以启示，使人认识到，由于有着象这样一首乐曲，完全可以把斯帕罗列入今天主要作曲家的行列之中。同样重要的是，他们在

【本刊讯】日本《现代亚洲》半月刊六月一日一期刊登一篇文章，题目是《苏联社会帝国主义在日本干了些什么？》，摘要如下：

苏联社会帝国主义以“研究家”、“记者”等名目向日本派遣了很多搜集情报、搞宣传活动的人员。他们表面以“学术研究”伪装起来，巧妙地接近日本各种行业的研究家。

特别是自去年十一月在日中政府间开始缔结日中和平友好条约谈判以来，他们的活动更加活跃了。

苏联活动的目的和特征可归纳如下：

(1) 集中力量阻碍缔结日中和平友好条约，特别是死死抓住“反对霸权”条款不放；

(2) 注视日美关系的变化，企图离间日美关系，自己取代美国，对日本施加影响；

(3) 接触的对象不止是亲苏派，还选择所谓“对日本政治能施加影响的人物”（其中包括很多“台湾帮”），使用“胡萝卜加大棒”的手法；

(4) 不是说明论点，而是散布谣言，炫耀在日本周围的军事力量，企图迫使对方接受要求，以这种强迫外交为主要手段。

但是，苏联的这些手法，已被有心的研究家、记者以及为日本垄

日《现代亚洲》文章《苏联社会帝国主义在日本干了些什么？》

断资产阶级服务的很多官僚、文人彻底看穿了，露出了破绽。

那么，苏联社会帝国主义为破坏日中友好和日美关系究竟以怎样的卑劣手法在日本进行策动呢？让我们介绍几件具体的事例。

死皮赖脸地叮问日美关系的变化 三月，名为苏联科学院远东研究所美国问题专家的某氏来日本访问。三月十七日在东京学士会馆，有东海大学副教授藤卷新平以及防卫研究所研究员、防卫大学教授和其他方面人士与这位来访者进行了座谈。苏联方面就最近日美关系问题，蓄意扩大日美间的矛盾，仅在这点上的提问就有六项，譬如说：

一、有消息说，美国支持东南亚的反日运动，不会因此而使日美关系发生变化或受到影响吗？

二、日美安全保障条约由于日中、中美关系的变化，其性质没有发生变化吗？

诽谤霸权条款 四月十九日，苏联科学院的扎内金等人在东京都的饭店与安全保障问题研究会的末次一郎（健青会顾问）、久住忠男（军事评论家、军事研

究所所长）等进行了座谈。

据说，座谈的内容是如何看待正在发生变化的亚洲。但是，苏联方面却提出了日中和平友好条约问题，激烈批评霸权条款，强调中国的“潜在威胁”，并说“日本对此应该警惕，中国在尖阁群岛可能也会象在西沙群岛那样使用武力”，中伤日中友好，直截了当地表现出与中国敌对。

日本方面有一位参加座谈的人士对苏方提出质问：“苏联对日本存在着现实的威胁，在礼文岛不是恣意侵犯日本领空吗？在日本近海不是出动渔船和海军进行演习吗？这难道不是谋求霸权的行径吗？”苏联方面回答说：“礼文岛之事我们不知道，我们是历史学家，除此之外的问题我们不能回答。”使日方出席座谈的正直之士感到失望和愤怒。

以“学究”的伪装接近日本人 以前我们就指出过，苏联外交工作的手，披着“学究”的外衣，重视言论和宣传工作。

在这里我们介绍一个四十三岁的苏联人，他的名字叫诺达里·亚

历山大罗维奇·西莫尼亚。他满脸堆笑，以蹩脚的日语说“谢谢”，现在正在东京到处游说。

他毕业于苏联国际关系大学中国科和研究学校。有经济学博士和历史学博士的头衔，任苏联科学院远东研究所部长。有与日本和欧美资本主义世界头衔“尊贵”的研究家们广泛接触的经历。专门研究民族解放运动的经济、政治等问题。他的著作有：《东南亚的华侨》（英文，一九六一年在美国出版）、《印度尼西亚的资产阶级的形成》（莫斯科，一九六四年出版）；《民族解放革命的特征》。自己吹嘘还有很多其他论文。现在他已经出入于东京大学卫藤沈吉的家里。

这样看来，他作为苏修所谓的“民族解放的天然朋友”的理论家，或者作为对国际关系问题“详尽”的研究家，最近专心致志地进行活动也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在这些活动中也给他配有明里暗里帮助他活动的各种各样的“适当角色”。

（日本）《社会党月刊》（一九七五年五

月号）刊登了西莫尼亚题为《苏联与“第三世界”》的文章。文章以“几种势力”的说法中伤中国的自力更生路线和第三世界的斗争，鼓吹苏联的“亚安体系”。然而，关于苏联曾如何对待第三世界的民族解放斗争的问题，尽管西莫尼亚拼命地写什么“苏联始终全面援助”、“苏联的外交战略是一贯的”等等，但它究竟是什么样的“全面援助”和怎样的“一贯”，只要看一下苏联与柬埔寨朗诺反动“政权”直到最后还打得火热，问题就一目了然了。我们对事物的判断，不是听其言，而必须观其行。

日本《每日新闻》报道

《秋明油田开发计划已经自行消灭》

【本刊讯】日本《每日新闻》六月十二日以《秋明油田开发计划已经自行消灭》为题报道：

我国财界与苏联方面一直在进行研究的开发秋明油田计划，事实上已经放弃，这是肯定无疑的。过去积极主张推行这一计划的日本精工公司会长今里广记也说：“这一计划已经消失。即使日苏之间讲好

最近，这位苏联人寻求门路与研究发展中国家问题的大学教授和研究家接触，到处散布这种论调：

“日本难道不是在台湾有很多民间投资吗？不能抛弃台湾。从地理上看，日本的很多船只就在台湾旁边过，并且在日本的战略上也是要地。我也劝告亲华的日本人。”

鼓吹此种论调的不止西莫尼亚一人。据香港发行的《七十年代》杂志一九七五年二月号报道，也有同类的苏联人对华盛顿国务院的高级官员和报纸评论家进行游说：“美国不能抛弃台湾。美国防线退到夏威夷，大概也会给日本友邦造成经济运输困难。”西莫尼亚的言行与在华盛顿某苏联人的言行如出一辙。

了条件，也不会恢复”。一直研究了五年的这一计划，已完全自行消灭。

由于中东战争的突然爆发，世界的石油形势发生了变化，美、苏、中三国围绕着日本的关系也发生了重大变化。因此，开发秋明油田问题，不仅是经济问题，而且还一直与政治、外交和防卫问题等微妙地纠缠在一起。

合奏音乐中使用了钢盘。

在中国音乐发展的长期过程中，中国音乐家对各种已知的技巧进行了大量的实验，他们对在俯拾皆是任何东西中寻找悦耳音响源泉的倾向并非是不熟悉的。

我们看到正是这类经验反映在中国人所表演的每个节目中。

他们的绝妙时刻是在舞蹈演员劈叉跳跃穿过舞台的时候，从喇叭（中国的一种喇叭）中发出了类似鸟叫的声音以及在两英寸长的竹笛中吹出了一首活跃的民歌。

在访问者离开特立尼达和多巴哥以后，毫无疑问我们对中国人的形象将大大地扩大。我们将记住他们，因为他们在我们往往作为我们掌握的领域而引以自豪的方面——节奏、定时、精确、敲鼓和惊人的舞蹈设计——是精通的。

圭亚那《写真报》文章《中国人胜过钢鼓乐队》

【本刊讯】圭亚那《写真报》五月二十一日刊登一篇文章，题为《中国人胜过钢鼓乐队》，全文如下：

目前正在访问圭亚那的中国艺术团星期一（五月十九日）晚在皇后学院的大型彩排，引起了一千多名圭亚那人的大轰动，当时他们演奏了三首著名的圭亚那歌曲，其中之一是一首钢鼓曲——一首兵役歌《我希望去建设》。

当四名中国演员带着盘乐器在别人的弦乐和管乐伴奏下在舞台上表演时，观众欣喜若狂。

当大家以为这就是演奏本地歌曲的结束时，却还为他们准备了别的东西。当刘德海用“琵琶”（一种弦乐器，类似曼多林）演奏时，众多的观众中又爆发了雷鸣般的掌声。他娴熟地演奏了常绿的《上德梅拉拉之路》。

之后，又出现了轰动的时刻。当女高音朱逢博演唱已故的罗德韦作曲的非常可爱的歌曲《啊，美丽的圭亚那！》时，引起了持续近五分钟的震耳欲聋的掌声。

然而，虽然这三个当地节目特别吸引人，但它们并没有减损艺术团演出的其它节目的魅力。表现了他们的鉴赏力的观众一再要求重演。

舞蹈演员动作的精确、音乐家和歌唱家表演各种不同节目时的自如轻松，也扣人心弦。

这些特邀者简直是在眼花缭乱中离开的，因为该团以其歌舞方面的多才多艺而使他们大为高兴，这些歌舞突出地说明了中国革命和争取自由的斗争。

《特立尼达卫报》文章《中国人赋予钢盘音乐以新的地位》

【本刊讯】特立尼达和多巴哥《特立尼达卫报》五月十六日刊登马里利恩·琼斯的一篇文章，题为《中国人赋予钢盘音乐以新的地位》，摘要如下：

中国艺术团在这里上演的歌舞节目是成功的，且不说当地观众对中国革命同情与否。

他们的演出尽管有点象是输出毛主席的文化和土地的改革，而且在说明中国一九四九年后的革命成就方面决不是难以捉摸的，但是，这次演出获得了当地观众的很高评价，是在一个完全不同的方面——即这个艺术团所表演的节目的卓越艺术水平。

这次演出是激动人心的，并有许多意外的事——没有预料到在节目单中会有钢鼓音乐，唱了当地民歌和一位音

乐钢琴家改编了斯帕罗的《燃烧的树林》。

中国艺术团最使我吃惊的是该团成员的谦虚。在星期三（七日）晚上彩排之后，演员们受到了热烈的赞扬，而他们则表示有礼、感谢、高兴和谦逊。

该艺术团的译员资中筠小姐说：“谢谢你们，可是我们还有缺点。我们还有很多东西需要学习。”

这是中国艺术家们的一次巧妙的外交表演，这就是在他们介绍西方人很不熟悉的他们的音乐形式和乐器的方式，以及他们大胆和有能力的演奏我们的民歌、卡利普索和钢盘音乐这种对东道主的态度方面。

敲打这种盘确实是很惊人的，第一次演出后我和资小姐讨论这次

演奏时，很难说谁表现得更感意外一些，是她还是我。使我感到意外的是我惊异这些音乐家们竟然在几天内学会了演奏钢盘乐器的技巧，而我则对她透露的下述情况感到意外：这些音乐家们仅仅是在他们住进查加卡巴纳旅馆两天之前才首次尝试盘乐器。

实际上中国艺术团所做的工作是赋予了钢盘音乐和卡利普索音乐新的地位。

音乐会钢琴家殷诚忠表明了他（象吉恩·劳伦斯那样）认识斯帕罗的《燃烧的树林》旋律的特点，另外他的巧妙处理给人以启示，使人认识到，由于有着象这样一首乐曲，完全可以把斯帕罗列入今天主要作曲家的行列之中。同样重要的是，他们在